

飞龙全传

序

己巳岁，余肄业村居，暗修之外，概不纷心。适有友人挟一帙以遗余，名曰《飞龙传》。视其事，则虚妄无稽；阅其词，则浮泛而俚。余时方攻举子业，无暇他涉，偶一寓目，即鄙而置之。无何，屡困场屋，终不得志。余自恨命蹇时乖，青云之想空误白头。不得已，弃名就利，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，屈指计之，盖已一十有九年矣！

今戊子岁，复理故业，课习之暇，忆往无聊，不禁瞿然有感。以为既不得遂其初心，则稗官野史，亦可以寄郁结之思。所谓发愤之所作，余亦窃取其义焉。于是检向时所鄙之《飞龙传》，为之删其繁文，汰其俚句，布以雅驯之格，间以清隽之辞，传神写吻，尽态极妍。庶足令阅者惊奇拍案，目不暇给矣！

第余才识卑劣，偏颇脱漏之弊，终所不免。兹顾孜孜焉亟为编篡者，不过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，岂真欲与名人著作争长而絜短乎哉！

时乾隆三十三年岁在戊子仲秋之望。东隅吴璿题。

序

予自致仕旋里后，喜与二三同学讲论古今，孳孳不倦。

初不知其驹之过隙也。庚寅夏，避暑于西湖之别墅，时与老友寻芳选胜，或置酒游湖，清闲之趣，悠然自得。

比来足力不便，辄闭户幽居，山水之兴渐减。偶然翻阅案上残书，见有《飞龙传奇》一卷，予观其布置井井，衍说处亦极有理毫，无鄙词俚句，贻笑大方，洵特出于外间小说之上，而足与才子等书并传不朽。至于书中所载宋太祖自夹马营降生，以至代周御极，其事已略志于史，而编纂推衍，令阅者观之，卧忘寝而食忘味，咨嗟叹赏，手不忍释。此则在乎笔法之妙也。老友欲授之枣梨，请予作序，因聊缀数言，以为粲花之助焉。

时嘉庆丁巳仲秋月，秦亭老民杭世骏题于西湖别墅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 … ()
- 第二回 配大名窦公款洽 游行院韩妓殷勤 … ()
- 第三回 宋太祖一打韩通 勾栏院独坐龙椅 … ()
- 第四回 伸己忿雷打御院 雪父仇血溅花楼 … ()
- 第五回 宋太祖救贾书生 张桂英得配英主 … ()
- 第六回 赤须龙山庄结义 绿鬓娥兰室归阴 … ()
- 第七回 世宗贩伞登古道 太祖割税闹金桥 … ()
- 第八回 算油梆苗训留词 拔枣树郑恩救驾 … ()
- 第九回 黄土坡义结芝兰 独龙庄计谋虎狼 … ()
- 第十回 郑子明计除土寇 宋太祖力战裙钗 … ()
- 第十一回 董美英编谜求婚 柴世宗懼祸分袂 …… ()
- 第十二回 笃朋情世宗赠衣 严国法郑恩验面 …… ()
- 第十三回 柴世宗过量生灾 郑子明擅权发货 …… ()
- 第十四回 为资财兄弟绝义 因口腹儿女全生 …… ()
- 第十五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首阳山征人失路 …… ()

- 第十六回 史魁送柬识真主 太祖宿庙遇邪魑 ()
- 第十七回 褚玄师求丹疗病 陈祖设棋输赢 ... ()
- 第十八回 卖华山千秋留迹 送京娘万世英名 ()
- 第十九回 太祖正色拒非辞 京娘阴送酬大德 ()
- 第二十回 真命主戏医哑子 宋金清骄设擂台 ()
- 第二十一回 马长老双定奇谋 宋太祖连诛贼寇 ... ()
- 第二十二回 柴君贵穷途乞市 郭彦威割志兴王 ... ()
- 第二十三回 太祖尝桃降舅母 杜公抹谷逢外甥 ... ()
- 第二十四回 赤须龙义靖村坊 母夜叉计和甥舅 ... ()
- 第二十五回 杜二公纳谏归正 真命主违数罹灾 ... ()
-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复会 兴隆庄兄弟重逢 ... ()
- 第二十七回 郑恩遗像镇村坊 太祖同心除妖魅 ... ()
- 第二十八回 郑恩无心擒猎鸟 天禄有意抢龙驹 ... ()

- 第二十九回 平阳镇二打韩通 七圣庙一番伏状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回 世宗荐明资帑幄 弘肇被谮陷身家 ……
..... ()
- 第三十一回 郭彦威禅郡兴兵 高怀德滑州鏖战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观星象 苏凤吉耸驾丧军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三回 李太后巡觅储君 郭元帅袭位大统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四回 王子让辞官养母 宋太祖避暑啖瓜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五回 宋太祖卜鱼继子 韩素梅守志逢夫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六回 再卜鱼计赚天禄 三折锉义服韩通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七回 木铃关盟友谈心 监军府元帅陪礼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八回 龙虎聚禅州结义 风云会山舍求贤 …
..... ()
- 第三十九回 太祖射龙解水厄 郑恩问路受人欺 …
..... ()
- 第四十回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……
..... ()
- 第四十一回 苗训断数决鱼龙 太祖怜才作媒妁 …
..... ()

- 第四十二回 世宗进位续东宫 太祖非罪缚金銮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四十三回 苗训决算服世宗 王朴陈词保太祖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带罪提兵 杜二公挈众归款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纳婿应运 高行周遣子归乡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刎颈报国 宋太祖克敌班师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四十七回 刘崇兵困潞州城 怀德勇敢先锋印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四十八回 高怀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战高平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四十九回 丁贵力战高怀德 单珪计困宋太祖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五十回 单珪覆没蛇盘谷 高将被困铁笼原 …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五十一回 冯益鼓兵救高将 杨业决水淹周师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响马路阻新人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五十三回 陶三春职兼内外 张藏英策靖边隅 …
…………… ()
- 第五十四回 王景分兵袭马岭 向训建策取凤州 …
…………… ()

- 第五十五回 课武功男女较射 贩马计大闹金陵 …
 ()
- 第五十六回 杨仙人土遁救主 文长老金饶伤人 …
 ()
- 第五十七回 郑子明斩将夺关 高怀亮贪功殒命 …
 ()
- 第五十八回 韩令坤擒刚孟俊 李重进结好永德 …
 ()
- 第五十九回 刘仁贍全节完名 南唐主臣服纳贡 …
 ()
- 第六十回 绝声色忠谏灭宠 应天人承归正统 ……
 ()
- 校点后记 ()

第一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

词曰：

世事如棋，从来兴废由天命。任他忠佞，端的难侥幸。圣主垂裳，勋业昭功令。苍生幸，扫秽除氛，才把江山定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从古以来，国运递更，皆有定数，治极则乱，乱极则治，一定之理也。天下自唐季以来，五代纷更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。僭窃相踵，战争不息，人民有倒悬之苦，将士多汗马之劳。终于立国不长，究非真命之主。

独至大宋圣人，应运而兴。御极以来，削平伪镇，把锦绣江山，奠定十分安固，相传三百年鸿业。历国恁般久长，这也因他神武不杀，仁义居心，所以如此。观其伐南唐时，命曹彬云：“城陷之日，慎勿杀戮；设若困斗，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。”只此数语，便如孟子所谓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矣。然此仁心义闻，虽三尺童子，亦知其为尧舜之君也。不必烦言多赘，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时，把那三打韩通，禅州结义，这许多事迹表白出来，可以使闻者惊心，观者吐舌，方知英雄举动，迥异庸愚。毕竟有掀天拔地之形，搅海翻江之势。正如暗中指使，冥里施为，诚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有诗为证：

龙虎行藏自不同，辉煌事业有奇踪。

时君若肯行仁政，真主如何降九重？

话说后汉高祖皇帝刘智远晏驾之后，太子承祐登基，庙号隐帝。为人懦弱有余，刚断不足。即位以来，虽不能海晏河清，却也算得烽烟熄灭，承平日久，世道粗宁。

这时有一位先生，姓苗名训，字光义。能知过去未来，善晓天文地理。他奉了师父陈搏老祖之命，下山来，扮做相士模样，遍游天下，寻访真主。那时正在东京汴梁城中，开着相馆，每日间哄动那些争名夺利的人，都来论相。真个挨挤不开，十分闹热。

一日清晨，光义起来开馆，挂了那个“辨鱼龙，定优劣”的招牌。垂帘洒扫已毕，正在闲坐。只见一位青年公子，独自信步进来。光义抬头一看，暗暗吃惊，连连点首。怎见得那人的好相？只见：

尧眉舜目，禹背汤腰。两耳垂肩，棱角分明征厚福；双手过膝，指挥开拓掌威权。面如重枣发光芒，地朝天挺；身似泰山敦厚重，虎步龙行。异相非常，虽道潜龙勿用；飞腾有待，足知垂拱平章。漫誇辟上紫微星，敢比开疆赤帝子。

这人非别，就是那个开三百年基业的领袖，传十八代子孙的班头：姓赵名匡胤，表字元朗。世本涿郡人氏。父亲赵弘殷，现为殿前都指挥之职。母亲杜氏夫人。

原来赵弘殷所生三子一女：长匡胤，次匡义，三光美，四玉容小姐。这匡胤之生，因后唐明宗皇帝登极之年，每夜在于宫中，焚香祝天道：“某乃无福，因世大乱，为众所推。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之主。”那玉帝感他立念真诚，为君仁爱，即命赤须火龙，下降人间，统系治世。生于洛阳夹马营中，赤光满室，营中异香，经宿不散。因此父母称他为

“香孩儿”。后因石敬瑭拜认契丹为父，借兵篡唐。赵弘殷家避乱，于路肩挑二子，遇一异人指说道：“此担中乃二天子也。世上说道无天子，今日天子一担挑。”因住居于汴梁城双龙巷内，至后汉立朝，弘殷方才出仕。

此时匡胤正当年交一十八岁，生得容貌雄伟，器度豁达。更兼精通武艺，膂力过人。娶妻贺氏金蝉，十分贤淑。那匡胤生性豪侠，又与本郡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结为生死之交。每日在汴梁城中生非闹事，喜打不平。

这时清晨，早起无事，出外闲游，打从相馆门首经过。举步进门，意欲推相。却值苗光义闲坐在此，抬头一见，不觉惊喜道：“此人便是帝王之相。吾昨日排下一卦，应在今日清晨有真主临门，不想果应其兆。”立起身来，往外一张，四顾无人，回身即望匡胤，纳头便拜，口称：“万岁！小道苗光义，接驾有迟，望乞恕罪！”匡胤一闻此言，不觉大惊道：“你这泼道，想是疯颠的么？怎的发这胡言乱语？是何道理？”光义道：“小道并不疯颠。因见天下汹汹，久无真主。当今后帝亦非命世之姿。特奉师命下山，寻访帝星，今幸得遇，事非偶然。主公实为应运兴隆之主，不数年间，管取身登九五，请主公勿疑。”匡胤听了这一席言语，越然发怒道：“吾把你这疯颠的泼道！这里什么去处，你敢信口胡言！人人道你阴阳有准，祸福无差；据我看来，原来你是捏造妖言，诬民惑众，情殊可恨，理实难容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立起身来，挥袖撩衣，举手便打。只听得：

劈拍连声，吩咐遍室。劈拍连声，椅凳桌台敲折脚；吩咐遍室，琴棋书画打成堆。炉盏帘瓶，那管他古玩时新，着手处西歪东倒；纸墨笔砚，凭着你金镶玉

砌，顺性时流水落花。正是：一时举手不容情，凭你神仙也退避。

匡胤一时怒起，把相馆中的什物等件，尽都打翻，零星满地。那苗光义见他势头凶猛，一时遮拦不及，只得往后退避。此时过往之人渐渐多了，见是赵舍人在此厮闹，又且不知他的缘故，谁敢上前相劝一声，只好远远的立着观望。

正在喧攘之际，只见人丛里走出两个豪华公子，进来扶住了匡胤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为着何事，便这等喧闹？”匡胤回头看时，乃是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，便道：“二位贤弟！不必相劝，我还须打这泼道！”二人道：“大哥，不可造次！有话可与小弟们说知，我等好与你和解。”匡胤悄悄的说道：“我来叫他相面，谁知他一见愚兄，便称什么‘万岁’。这里犴轂之下，岂可容他胡言乱语！倘被别人听着，叫愚兄怎的抵当？”张光远道：“大哥，你也是呆的，量这个疯颠的道人话来无凭无据，由他胡乱，自有凶人来驱除他的。你何必发怒，与他一般见识。”罗彦威道：“目今世上的医卜星相，都是专靠这些浮词混话，奉承得心窝儿十分欢喜，便好资财入手，满利肥身。这是骗人的迷局，都是如此。你我不入他的局骗，也就罢了，闹他则甚？俺弟兄闲在这里，且往别处去消遣片时，倒是赏心乐事，何必在此攘这空气。”说罢，两个拉了匡胤的手，往外便走。

那苗光义见匡胤去了，即忙出来，走至街坊，又叫道：“三位且留贵步！我小道还有几句言语奉嘱，幸垂清听。”遂说道：

此去休要入庙堂，一时戏耍见灾殃。
今年运限逢驿马，只为单骑离故乡。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可听他口中，还在那里胡讲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只管走罢了，听他则甚？”

那苗光义想道：“我周游天下，遍访真主，不道在汴梁遇着。但如今尚非其时，待我再用些工夫，前去访寻好汉，使他待时而动，辅佐兴王，成就这万世不拔之基，得见淳古太平之象：一则完了我奉师命下山的本愿，二则可使那百姓们早早享些福泽，免了干戈锋镝之灾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便收了相馆，整备云游。按下不题。

单说匡胤等弟兄三人，缓步前行，观看景致。此时正当清明时候，一路来，但见：

柳绿桃红，共映春光明媚；青尘紫陌，谁闻禁火空斋？木深处杏花村里，何须更指牧童；市集中烟柳皇都，那得趋陪欢伯。闹热街心，虽常接纸灰飞蝴蝶；朔南墓道，却连闻泪血染杜鹃。这是：可爱一年寒食节，无花无酒步芳场。

当时弟兄三人，随步闲游，观玩景致，固是赏心乐意，娱目舒怀，十分赞叹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座古庙，殿宇巍峨，甚是清静。耳边又闻钟鼓之声。张光远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听那庙里钟鸣鼓响，必是在那里建些道场。俺们何不进去，随喜片时。”罗彦威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我们走得烦了，且进去歇歇脚儿，吃杯茶，解渴解渴，也是好的。”

三人举步进了庙门，把眼一张，乃是一座城隍庙。真是破坏不堪，人烟杳绝，那里见什么功德道场。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座乃是枯庙。你看人影全无，那里有什么功德，我们进来做甚？”罗彦威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方才我们在外，明

明听得钟鼓之声。怎么进了庙门，一时钟也不鸣，鼓也不响，连人影儿都一个也无。这青天白日，却不作怪么？”张光远道：“是了！常言道‘鬼打鼓’，难道不会撞钟？方才想是那些小鬼儿在此打诨作乐，遇着我们进来，他便回避了，所以不响，也未可知。”匡胤拍手大笑道：“张贤弟向来专会说那趣话儿的，你们猜的都也不是。俺常听见老人家说：‘鼓不打自响，钟不撞自鸣，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经过。’”今日这里，只有你我三人，敢是谁有皇帝的福分不成？”张光远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大哥必定是个真命天子！”匡胤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张光远道：“适才那个相士说的，大哥有天子的福分。小弟想来，一定无疑。若是大哥做了皇帝，不要忘了我们患难的兄弟，千万挈带做个王子耍耍，也见得大哥面上的光彩。”匡胤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同着那相士一般儿胡讲起来？这‘皇帝’两字，非同小可，焉能轮得着我？你们休得胡言，不思忌讳。”罗彦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却也论不定的。常言说得好，道是：‘皇帝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。’自从盘古到今，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？”张光远接口道：“真是定不得的。即如当今朝代去世的皇帝，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，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，建了许多功绩，一朝发迹，便做起皇帝来。又道：‘寒门产贵子，白户出公卿。’况大哥名门贵族，那里定得？”匡胤道：“果有此事么？”罗彦威道：“那个说谎！我们也不须闲论，今日趁着无事，这真皇帝虽还未做，且妆个假皇帝试试。妆得象的，便算真命。”张光远道：“说得是，我们竟是轮流妆起便了。”匡胤见他说得高兴，也便欢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我也不必相让。这里有一匹泥马在此，我们轮流骑坐。看是那个骑在马上，会行动得

几步的，才算得真主无疑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所见甚当。”正是：

沿江撒下钩和线，从中钓出是非来。

当下匡胤说道：“我们先从幼的骑起，竟是罗兄弟先骑，次后张兄弟，末后便是愚兄。”罗彦威闻言，不胜欢喜，口中说了一声“领命”，即便拾了一根树枝儿，走将过去，掩袖撩衣，奋身上马，叫一声：“二位兄长，小弟占先，有罪了！”即忙举起树枝儿，把那泥马的后股上尽力一鞭，喝声“快走”！那马那里得动？彦威连打几下，依然不动，心下十分焦躁，一时脸涨通红。即便骂道：“攘刀子的瘟畜生！我皇帝骑在你身上，也该走动走动，怎么的，只是呆呆地立着？”便把两只脚在马肚子上乱踢，只磕得那泥屑倾落下来，莫想分毫移动。张光远在旁大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没福做皇帝，也就罢了。怎的狠命儿把马乱踢，强要他走？须待我来骑个模样儿与你瞧瞧。”彦威自觉无趣，只得走了下来。

张光远上前，用手扳住了马脖子，窜将上去。把马屁股上拍了两掌，那马安然不动。心下也是懊恼起来，犹恐他二人笑话，只得把两只脚夹住不放，思量要他移动。谁知夹了半日，竟不相干。使着性子，也就跳了下来。彦威笑道：“你怎的不叫他行动一遭，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，没情没绪，象甚模样？”光远道：“俺与你弟兄两个，都没有皇帝的福分，让与大哥做了罢！”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都已骑过，如今待愚兄上去试试。”说罢，举一步上前，把马细看一遍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一匹赤兔龙驹！只是少了一口气。”遂左手搭着马鬃，右手按着马鞍，将要上马，先是暗暗的祝道：“苍天在上，弟子赵匡

胤，日后若果有天子之分，此马骑上就行；若无天子之分，此马端然不动。”祝毕，早已惊动了庙内神明。那城隍、土地听知匡胤要骑泥马，都在两旁伺候。看见匡胤上了马，即忙令四个小鬼扛抬马脚，一对判官扯拽缰绳，城隍上前坠蹬，土地随后加鞭，暗里施展。却好匡胤把树枝儿打了三鞭，只见前后鬃尾有些摇动。罗彦威拍手大笑道：“原是大哥有福，你看那马动起来了！”匡胤也是欢喜，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马略略的摇动些儿，何足为奇！待愚兄索性叫他走上几步，与你们看看。”觉得有兴，遂又加上三鞭，那马就腾挪起来，驮了匡胤出了庙门，往街上乱跑。

那汴梁城内的百姓，倏忽间看见匡胤骑了泥马奔驰，各各惊疑不止。都是三个一块，四个一堆，唧唧唧唧的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怎么出了这一个妖怪？把泥马都骑了出来，真个从来未见，亘古奇闻。”一个道：“不知那家的小娃子这等顽皮？若使官府知道了，不当稳便，只怕还要带累他的父母受累哩！”一个认得的道：“列位不必胡猜乱讲，也不消与他担这惊忧。这个孩子，也不是个没根基的，他父亲乃是赵弘殷老爷，现做着御前都指挥之职。他恃着父亲的官势，凭你风火都不怕的，你们指说他则甚？”内中就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听了这番言语，即便一齐挤在马后，胡吵乱闹，做势声张。光远见势头不好，忙上前道：“大哥，不要作耍了。你看众人这般声势，大是不便。倘若弄出事来，如何抵当？你快些交还了马，我们二人先回，在家等候。”匡胤道：“贤弟言之有理，你们先回，俺即就来。”光远二人竟自去了。

匡胤遂把泥马加上数鞭，那马四蹄一纵，一个鬐头返身复跑到庙内，归于原所。匡胤下马看时，只见泥马身上汗如

雨点，淋漓不止，心内甚觉希奇。即时展身离庙，回到府中不题。

却说那些看的人民，纷纷议论，只说个不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奇事传千里。

这件事传到了五城兵马司的耳边，十分惊骇，说道：“怎的赵弘殷家教不严，纵子为非，作此怪异不经之事，妖言惑众，论例该斩。况此事系众目所睹，岂同小可！我为巡城之职，理宜奏闻。若为朋友之情，匿而不奏，这知情不举的罪名，亦所不免。我宁可得罪于友，不可得罪于君。”遂即合齐同等官僚，议成本章，单候明日五更，面奏其事。只因这一奏，有分叫：督藩堂上，新添了龙潜凤逸的配军；行衙门中，得遇那软玉温香的知己。正是：

人间祸福惟天判，暗里排为不自由。

毕竟汉主听奏，怎生发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